



小鶴飛到哪兒去了

奧·伊凡年柯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蘇聯〕奧·伊凡年柯

小鶴飛到哪兒去了

亦 罕 譯

葉·臘 喬 夫 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Оксана Иваненко

КУДА ЛЕТАЛ

ЖУРАВЛИК

Детгиз 1952

書號：譯 2019 28 開本 50 千字 定價 3,500 元

小鶴飛到哪兒去了(中)

編者	奧·伊凡年	柯
譯者	亦	罕
繪圖者	葉·臘	喬夫
裝幀者	馬	如瑾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	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
印刷者	商務印書館上海廠	
總經理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	

195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5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印數 8,101—16,12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錄號

昨天，有一個孩子問我：

「那隻小鶴爲什麼生着那麼長的腳？牠的長鼻子又有什麼用處？牠到底飛到哪兒去了？」

孩子們，你們知道嗎？

你們愛聽，就讓我把那隻怪有趣的長腳小鶴，就是我們昨天在沼地附近看到的，那隻小鶴的故事，講給你們聽吧。

那隻灰兔的話，請你們不要聽信。牠總是要人家相信：樹林裏也好，草原裏也好，就是沼地裏也是一樣，什麼事情牠最清楚；其實你們大家都明白，沼地裏的事情跟牠是毫不相干的。

你們來想想兔子說的話：鶴生着兩隻長長的腳，是因爲喜歡跳舞的緣故；生着長長的鼻子，是因爲喜歡東啄西啄；牠們飛來飛去，是因爲待不住的緣故。

「多麼難聽的壞話，」鶴媽媽聽到兔子的話，就叫起來了。

「臉皮好厚的吹牛大王！」鶴媽媽的朋友——住在牠左邊的那隻母鶴也生氣了。

「從來沒聽到過這樣糟蹋別人！」鶴媽媽另外一個朋友——住在牠右邊的那隻母鶴氣沖沖地說。

「兔子竟把我們怪漂亮的嘴巴說成是鼻子！」連鶴爸爸也忍耐不住了。

住在老柳樹後面那塊沼地裏的公鶴母鶴，不管老的小的，都很生氣，心裏十分難過。

只有我要講到的那隻小鶴，和牠年老的外公，却滿不在乎。

小鶴翹起牠的長嘴巴，心裏在盤算。憑良心說，兔子的話倒是實話，牠想到這裏，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小鶴真的喜歡跳舞，牠還是跟牠公公學的。牠公公是隻最出名的鶴，人家還給牠編了一隻歌兒，叫做「喜歡到農婦蔬田裏去的老鶴」。

老鶴聽了大家在氣呼呼地說話，只是咪咪地笑着。

「兔子把我們的嘴巴說成鼻子，也許是牠妒嫉我們的緣故，」老鶴對孫兒說，「我們個子高，有了這樣的嘴巴，啄起食物來可多方便呀！再說，這隻兔子，牠到底是小動物呀！牠只要能够和我們一樣地飛來飛去，就會明白牠說的

話是多麼沒有意思。真的，我們愛跳舞，不習慣在一個地方，可是，道理全在這兒嗎？要是你自己能飛，就會知道的。」

「你飛，就會知道的！」這是老鶴時常愛說的一句話。這句話的意思，正和人們所說的「多做一事，多長一智」那一句話一模一樣。

「唔！」小鶴想了想，「這樣說來，世界上頂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多飛多看。所以嘛，我長着兩張翅膀，就是要我飛呀！」

牠想了一會兒，偷偷摸摸地不讓媽媽看到（媽媽是不喜歡牠離開她身邊遠走高飛的），就拔腳奔到樹林裏去了。牠剛要飛起來，可是兩隻長長的細腳却給矮樹絆住了。

「嘿，瘋子！」牠聽到了氣呼呼的聲音。

「是誰那麼凶狠？」小鶴倒想弄個明白，就把牠的長嘴巴伸進矮樹叢裏去，哪裏知道剛伸了進去，馬上就碰到了一樣軟綿綿的東西。

「啊喲，請你原諒吧！」牠說。

在沼地上的青草裏，待着一隻老母雁，牠剛好在脫毛，連兩隻翅膀上的長羽毛也都脫光了。

「讓孩子們出來滿地亂跑，也不教他們一些規矩！」老母雁伸伸頭頸，哼

啞啞地說。

「真是啊，真是啊！」四邊的野鴨也都呷呷地叫了起來，「他們怎的鬧到我們頭上來啦！」

小鶴很想逃開去，不要聽這種嘖嘖咕咕的聲音；可是，哪兒有那麼容易？
「哈哈！」青蛙都笑起來了，「兔子說得真不錯，『你們長了個長鼻子，到東到西闖禍！』」

牠們從泥裏鑽出頭來，說了這兩句，又躲進去了。青蛙是怕鶴的，因為鶴吃青蛙，還喜歡逗弄牠們。

「你們還是不作聲的好！」小鶴嚷着說，「你們不肯從泥裏伸出鼻子來也沒關係……我來伸到泥裏來找你們！」牠啄住了一隻不懂禮貌的小青蛙，一口把牠吞了下去。

「誰在這兒吵嚷，吵得人家睡不着？」住在沼地裏的貓頭鷹從窠裏伸出頭來說，「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夜裏要工作，白天要休息嗎？」

小鶴愣了一下，躲到枯黃的蘆葦裏面去了。哪裏知道牠的嘴巴才碰到蘆葦，蘆葦就動起來了。這個時候，可沒有一點風呀！小鶴嚇了一跳，看到牠嘴巴碰到的不是蘆葦，却是一隻淡灰色羽毛裏夾着些紅色羽毛的鳥兒。牠還伸長

了頭頸，看上去跟蘆葦一模一樣，一點也辨不出來。原來這是鷺鷥。牠比貓頭鷹還要厲害。鷺鷥平常總是皺緊眉頭，好像有病似的，見誰都要躲開，跟誰都不打交道，因為牠對誰也不信任。

「請你原諒，」小鶴輕輕地說。

可是，鷺鷥突然嚷起來了，聲音響得怪可怕的。

小鶴頓時嚇得要命，馬上朝着那棵老柳樹撲過去，老柳樹後面就是一片田野。

「牠們都是這樣的東西！」小鶴從蘆葦叢裏跑出來，心裏想，接着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我幹嗎要待在這塊沼地裏呢？唉，這兒有什麼好看的和好聽的呢？到處是咯咯叫的青蛙，呷呷叫的鴨子，還有容易生氣的貓頭鷹，喜歡吵嚷的鷺鷥！」

「那末，我們呢？」忽然旁邊不知哪一個尖聲地說。

小鶴回過頭去，看到是一隻小鵝。

「你忘啦，這兒不知有多少鵝呀！我們認為這兒是塊美麗的沼地，是世界上最好的沼地！不然的話，我們決不會住在這兒的。」

可是，小鶴再不願意聽這隻個子小、自信力很強的小鵝的話了。幹嗎要這

樣誇讚這塊沼地！不是還有草原嗎，在那裏，草給風吹得搖來擺去，看上去好像綠綢似的波浪在奔騰。還有藍色的、寬闊的德聶伯爾河哩。小鶴真的還一次也沒有飛過這條大河，可是牠常常在沙灘上踱來踱去，喝喝水，也看到過浪頭。不過，牠看到的德聶伯爾河的浪頭是藍色的，總是鬧聶聶地響着，急急忙忙地不知道要趕到哪兒去。小鶴一直沒有聽清楚浪頭的響聲，牠也從來沒有捉到過一個浪頭。牠還看到過在浪頭後面游着的魚兒，看到過小船，有時也看到過輪船。小鶴怕小船，更怕輪船；牠每次見了，總是躲在柳樹後面，只是小小地心地把嘴巴伸在外邊。

如果飛到村莊那兒去，那邊有一大片、一大片金黃色的麥田，接着都是菜園。小鶴的外公和爸爸都說過，一到秋天，鶴就能在那兒好好地吃上一頓。

小鶴正在等候秋天到來，牠等得真不耐煩；因為秋天一到，牠們就好飛到溫暖的地方去了。這樣的長途旅行該是多麼有趣呀！

小鶴想到了旅行，就高興起來了。牠拍拍翅膀，飛了起來，穿過草原，飛到德聶伯爾河喝水去了。

牠已經飛得很像樣。牠的外公每天帶了許多小鶴，到曠野去教牠們飛行，總是稱讚牠的本領好，還說牠到了秋天，一定能够飛到溫暖的地方去，用不到

担心。外公這些話倒不是亂說的。只要秋天能够快一些來到，那就好啦！

「媽媽，」小鶴回到家裏問，「秋天是不是快啦？」

「唉，好兒子，」媽媽嘆了口氣說，「真糟糕，快啦！」

「你爲什麼發愁呢？」小鶴心裏真是奇怪，「難道你不想快些飛到溫暖的地方去嗎？」

「小傻瓜！」媽媽說，一面用嘴巴摸摸牠頸上亂鬆鬆的羽毛。

鶴媽媽很想把走遠路的難處和想念家鄉的痛苦告訴兒子；可是，爲什麼沒有到時候，就打破兒子的幻想和那種快樂的希望呢？媽媽只是淒涼地又說了一句：

「你到了飛的時候就會知道的。」

媽媽這句話裏的意思，跟外公——老鶴——的那句話裏的意思，完全不是同一回事。媽媽親眼看到過那些可怕的景象，但是，她的兒子小鶴，從蛋裏孵出來還沒多久，細細的腳剛剛勉強能走，渾身還是黃黃的柔毛，又弱小，又愛鬧；牠現在却馬上要跟老練的大鶴一樣，飛過寬闊的大河，飛過黑海，飛過高山，還要飛過地中海，飛過炎熱的非洲沙漠，飛到遙遠的尼羅河去。這樣艱苦的長途飛行，小鶴怎麼受得了呢？

小鶴肯聽話，肯守規矩，那倒還好辦；牠偏偏又是非常好動，又是老愛惹事！在牠飛到德聶伯爾河去的時候，每天晚上總喜歡講講新聞的青蛙，早就在沼地裏咯咯地講，講得沼地裏個個都知道。牠嚇壞了老母雁，吵醒了貓頭鷹，惹得鷺鷥生了氣，還差些跟鷓鴣吵起架來。

小鶴就是有這種沒有個停的脾氣！牠將來是不是會跟牠外公和爸爸一樣呢？就是這樣，媽媽要爲牠發愁的事情，還有不少哩。

可是，秋天真的已經來了。

小鶴和牠一般大小的朋友們，感到氣候已經不像春天那麼溫和，牠們看到藍色的天空，一羣一羣唱着歌曲的小鳥飛了過去。這些小鳥一感到秋天到來，馬上就飛走了。

「牠們已經飛走啦！牠們多麼幸福呀！」小鶴心裏真是羨慕，「我們也快一些飛走才好哩！」

小鶴從一些老鶴那兒聽到的那些話裏，知道鳥兒都要飛走，免得在這兒受凍挨餓；可是，牠偏偏要說些調皮的話。

「不知道怎麼的，我冷得要命，」牠垂下了嘴巴，愁眉苦臉地向爸爸媽媽說，「又沒有什麼吃的東西。準是已經該走的時候啦！」

「沒有什麼吃的東西！」鶴外公笑起來了，「現在正是好好地吃幾頓的時候呢！趕快，打起精神來，今天夜裏我們就去幫助農民撿麥子，不要讓耗子把我們的一份也都吃掉了。」

真的，大家都想把麥子趕快收好。人們早就用汽車馬車把麥子運到村裏去了，他們正在慶祝着豐收。田鼠、金花鼠、山鼠唧着麥子，順着只有牠們認識的小路，跑到地底下去，把過冬的糧食一堆一堆地儲藏起來。只有鳥兒是連下一天要吃的糧食也不會積下的，牠們只會把麥子津津有味地吃一個飽。

「啊，」鶴媽媽心滿意足地對住在牠右邊的那個朋友說，「四季都能吃得這麼飽飽的，那多好呀！」

「那我們也就用不着飛走了。」牠的朋友應聲回答說。

「不好！」小鶴堅決地說，「我寧願什麼都不吃，只要能看看大海，看看高山，看看沙漠。」

「吃飽肚子，說說風涼話，倒不是件難事吶。」住在鶴媽媽左邊的那隻母鶴笑起來了。

夏天真的過去了。

這些鶴幫助農民收過了麥子，其實是吃過了落在田裏的麥子，又吃過了苞

米和豆子。小鶴吃了豆子，忽然有些捨不得離開的樣子，牠就問媽媽：

「我們去的地方，有豆子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媽媽淒涼地說，「那兒有橘子、棗子、香蕉，可沒有豆子。」

「唔，那有什麼關係，」小鶴自慰地說，「沒有豆子也會過得去的……」鳥兒還是連續不斷地在搬家。喜歡叫嚷的雁、一行行排列得很整齊的鶴、怪難看的蒼鷺和很神氣的鶴，都已經從北方飛來，又飛過去了。

有一些鳥只是拍拍右翅膀，打個招呼也過去了；還有一些，在沼地附近那些柳樹後面，停下來休息休息，還跟這兒的鳥結成了朋友。

「我們一塊兒飛去吧，」牠們請這兒的鳥做個同伴，「一起去，路上的困難就容易克服些，大家有伴，又高興些。」

鶴外公當然是同意的，因為結着同伴一起飛，這是鳥類世代代的一種好習慣。

那隻小鶴可高興得快發狂了。各處來的客人好多啊！裏面有莫斯科的鶴，牠們在莫斯科附近休息了整整一個夏天，還有從列寧格勒附近飛來的鶴……

年輕的鳥也跟年輕的人一樣，都是活潑、天真的。牠們很快就互相認識了。我們說的那隻小鶴特別來得心滿意足，因為牠一向是「一個愛交朋友的小

伙子」。

「明天，等爸爸媽媽睡了以後，」牠對牠們說，「我來帶你們去看看德聶伯爾河。」

可是，牠們想去看看德聶伯爾河這樁事情，並沒有成功，因為小鶴的外公要大家聚集在草地上，開一次最後的大會。

「親愛的朋友們，」鶴外公講話了，「現在到這兒的鶴已經不少了。是飛走的時候啦：秋風在颳了，田地裏和菜園裏快要收割完了，樹葉也枯黃了，一片片地落下來了。我想規定明天是我們起飛的日子。明天我們要飛過德聶伯爾河，飛到多瑙河河口，在那兒是我們在祖國土地上最後一次的大休息……：在起飛以前，我希望大家，特別是要記住我們鳥類的一些規矩和生活習慣。

「大家應該遵守紀律：遵守紀律就會使我們愛護自己，也愛護同伴。

「每一個應該想到大家，大家也應該想到每一個。我們不應該讓某一個同伴遭到危險。這是我們很好的老規矩。

「年輕的鶴應該絕對聽老鶴的話。在飛行的時候，一定要守秩序。每一個應該知道自已的位置！大家不要忘記：我們在飛行的時候，別人都在看着我

們；所以我們一定要飛成一個三角形，又漂亮，又整齊，跟我們的祖先飛得一模一樣才好。

「第一個飛的是領隊，牠應該挺起胸膛，張大翅膀，迎風前進，接着是有力氣又有經驗的，最後才是力氣小的和年紀輕的。」

「我要派定幾個警衛員，在我們休息的時候，牠們要把四面八方看好。還有，號手應該隨時準備着：看到朋友，要向他們高呼致敬；仇敵來了，就要通知大家。」

「今天夜裏，是我們留在家鄉的最後一夜了。我們應該去向留在這裏過冬的鳥獸告別，祝牠們平安地度過寒冬。請牠們等候着我們回來。告訴牠們：我們的翅膀會給牠們帶來溫暖，帶來春天。」

「現在，我們就要勇敢地飛到遠遠的地方去啦，我希望，我們中間沒有一個是胆小的，害怕的。你們年輕的吶，要好好看，好好記住，好好學習。你們也長着兩張翅膀，就是要你們多飛多看啊！……」

小鶴站在那裏，很是激動。

明天，牠就要走陌生的遠路啦！

孩子們！聽下去吧！

有一天，我帶着要我講小鶴的故事那個孩子，出去散步。忽然，我們看到空中有很多很多的鶴。牠們一行行地飛着，一隻跟着一隻，一隻跟着一隻。

「看，有多少！」孩子高興得喊起來了，「這裏面，一定有爸爸，也有媽媽，還有小鶴——就是我，也有鶴妹妹——就是我的小妹妹；這隻小鶴是謝瓦，那隻小鶴是席尼雅……」

他把所有同學、鄰居和他認識的人的名字都說到了。鶴却只是飛着，飛着，一邊在叫：「嘩！嘩！嘩！」

「你聽到牠們在嘩嘩地叫嗎？」我問那個孩子。

「牠們並不是在嘩嘩地叫，牠們是在唱歌呢。」那孩子一本正經地說。你們一定也明白，他並沒有說錯呀，鶴唱的歌是鳥類都知道的一支老歌——飛行歌。

下面就是這支歌的詞，是一個跟鳥類做朋友的人給我們譯出來的。

我們一羣飛向遙遠的地方，

秋風已經吹打我們的胸膛，
烏雲底下橫着碧藍的大道。

勇敢，前進，飛向我們要去的的地方。

我們是候鳥，

告別的時刻已經來到……

前進！前進！

到了過冬的地方，可不能把故鄉忘掉！

凶狠的秋雨像淚水般地流淌，

太陽偏偏躲在陰暗的地方。

一過了高山，是蔚藍色的海洋，

南方在召喚我們去休養。

我們是候鳥，

告別的時刻已經到臨……

前進！前進！

飛啊！飛啊！遠方在向我們招手歡迎。